

美国2020年大选中东亚裔美国人投票趋势概述

(美) Patrick Murphy
吴文艳 / 译

提 要: 东亚裔美国人在今天的美国选举投票中是否出现有规律的趋势? 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华裔、日裔和韩裔美国人在政治倾向上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虽然他们主要倾向于集中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伊利诺斯州、俄亥俄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六个州, 但是因为群体分化, 宗教价值观不同等因素导致了东亚裔群体之间的政治主张迥异。文章认为这并不代表东亚裔美国人不能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相反, 两个主要政党需要对他们试图吸引的东亚裔美国人做出战略决策, 并吸引他们到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地方去投票。

关键词: 东亚裔美国人; 投票趋势; 选举策略

Overview of the Voting Trend of Asian American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2020 US General Election

(USA) Patrick Murphy; Wu Wenyan/Translate

Abstract: Is there any regular trends among the voting population of East Asian Americans in today's U.S. elec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issue. Chinese Americans, Japanese Americans and Korean Americans in politics cannot be treated as a homogeneous entity. Even though they tend to be concentrated in the six states: California, Hawaii, Illinois, Ohio,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the political views of the 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are very different due to population division and different religious valu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East Asian Americans cannot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in US politics. Rather, the two main political parties need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s about the kinds of East Asian Americans to whom they are attempting to appeal and to emphasize drawing them to the polls in locations where they can alter the outcome of an election.

Keywords: East Asian Americans; Voting trends; Election strategy

华裔、日裔和韩裔在美国虽然是少数族裔群体, 但人口数量正在不断增长,

他们被选为美国国会议员, 也被多位总统任命为内阁成员, 因此, 有必要探讨东亚

裔美国人的投票人口是否呈现某种明显的趋势。^[1]这三个群体的数据往往与其他从亚洲各地移民到美国的群体及其后代的信息混杂在一起。传统上，“亚裔美国人”或者“亚美”指的是本文关注的华裔、日裔和韩裔三个群体。但二战后，尤其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亚裔美国人”还包括来自东南亚的人。此外，在美国科技繁荣之后，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该词也开始包括南亚人。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将把华裔、日裔和韩裔三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当然，就实际投票结果而言，数据可能不是那么明确或清晰。

在讨论这三个群体的政治倾向之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把他们混为一谈容易导致刻板印象，还可能会造成混乱。他们来自相互仇视的国家，虽然在文化和习俗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群体。这种不同就体现于他们在美国的政治行为上。在指出他们的区别之前，我想提一下他们所共有的、影响选举结果的一种行为：人口流动。它们每个群体都有明确的可识别的集中居住地，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都有这种鲜明的族裔居住地。^[2]那些地方过去曾经是商业区，现在越来越不适合居住，因为专业人士（而非店主）和富裕人群都搬到了郊区。比如洛杉矶的韩裔美国人都集中住在了加州的一个县。集中居住在某个地区，对国会参议院和总统选举影响甚微，但对国会众议院选举意义重大，对地方选举的影响更大。人们也可能认为人口流动造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对文化遗产、语言习得和内源性或外源性婚姻的价值观和态度产生了影响。事实上，在所有美国人

中，东亚裔美国女性是最可能与其他族裔结婚的群体，这一比例大约是东亚裔男性的两倍。^[3]且这似乎更可能发生在郊区，而不是在传统的人口聚居中心。

人们发现日裔美国人和他们历史故乡的人们使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日裔美国人是最少说日语和阅读日语材料的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第一，大约四分之三的日本裔美国人在美国本土出生，其中许多人是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是第五代美国公民。^[4]第二，虽然很多日本人会来美国工作几年，但他们往往只与日本人互动，而不与日裔美国人社区的人互动，且他们往往不会留在美国。因此，现在几乎没有来自日本的新移民，这使得日裔美国人的语言习惯和传统习俗日益固化。第三，造成日裔丧失日语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战期间大批日裔被拘禁，战后，他们经历了残酷的种族歧视，导致日裔美国父母在家里不教孩子说日语，也不送孩子去周末学校学习日语。^[5]

相比之下，韩国移民到美国的热潮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他们当中更多的是第一代韩裔美国公民，所以他们的许多孩子在家里说韩语。^[6]然而，在这个群体中，能够读懂韩语的孩子越来越少。最后，对于继续生活在大城市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地区的美籍华人来说，不断涌入的移民使中文口语和书写都保持了生机。^[7]然而，对于越来越多搬到郊区的美籍华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孩子是第二代，他们可能会说中文，但不会读。与此同时，华裔在美国的流动也影响到了汉语方言。粤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主流方言，但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这影响了方言在几代人之间的延续。在美国生活的东亚裔美国人的政治态度与语言维度有

关，那些每天说其他语言（非英语）的人更有可能从这些语言的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上获得消息并受到影响，因为它们讲述国内国际事件的侧重点不同于主流英语媒体。

上文中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这些群体成员之间的分化。他们当中有的人继续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小东京或小汉城，有的人居住在郊区，甚至会跨越县界，州界。因此，这两个团体，即便有相同的政治倾向，在地方选举中可能也无法组成投票团体。例如，许多居住在新泽西州东北部的韩裔美国人在纽约市工作，但不能在纽约州的选举中投票。同样，居住在洛杉矶地区的韩裔美国人由于住居在不同的县，其政治主张迥然不同。

然而，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郊区，这三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倾向于居住在同一个州，因此会一致将票投给某一个国会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三大族群主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伊利诺斯州、俄亥俄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六个州。在全国选举中，除俄亥俄州以外，他们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在州长选举中，他们也会把票投给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日裔美国人主要居住在以上六州。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包括修建太平洋铁路），美籍华人虽然在美国居住得最分散，但上述各州华人最多。除上述六个州外，德克萨斯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也有大量的华裔、日裔和韩裔人口。在这六个州中，只有德克萨斯州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支持共和党的，然而，来自美国其他州的人口的涌入已经使德克萨斯州

变成了一个“摇摆州”。在那里，全国选举和州选举都可能落入任何一党派手中。其他州的这三大族群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佐治亚州也有很多韩裔，主要集中在亚特兰大及其周边地区。佐治亚州已成为另一个摇摆州，而亚特兰大最近则坚定地支持民主党。^[8]

这些人口统计数据部分是历史环境和各州法律不同作用的结果，但似乎也有理由认为是“明显的族裔特征”作用的结果。例如，那些在视觉上有别于美国白人的人，可能会在对人口更包容开放的州找到更适宜居住的环境，这些州往往在种族构成上更多样化。在德克萨斯州，东亚裔美国人主要集中在达拉斯、休斯顿和奥斯汀等主要城市的郊区。这几个城市与该州其他地方相比，更支持民主党，对种族和族裔多样性抱有更包容的态度。

现在让我们讨论实际选举情况。在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角逐美国总统职位时，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亚裔达到79%，支持特朗普的仅为18%。然而，四年后，63%的亚裔支持拜登，而支持特朗普的为31%。^[9]虽然数据没有细分华裔、日裔和韩裔三个族群的具体投票情况，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三个群体的比例很可能是相似的，但却不太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特朗普第二次竞时多赢得了13%的选票？在全美各个群体中都能听到的一个影响因素是，前副总统拜登年纪太大、身体太弱，无法完成四年总统任期。美国国内外各种保守派和右翼媒体大肆渲染这一因素。不管他的媒体形象如何，他都是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一些选民可能还担心他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他们提及特朗普总统时用了句俗语：“已知的邪恶总比未知的邪恶

好。”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出口调查并未显示出族群中到底有多少人选择了“已知的邪恶”。

堕胎问题可能是这次竞选中对部分东亚裔选民影响最大的因素。虽然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支持维持现状，使堕胎成为美国妇女的合法选择，但许多天主教徒和某些新教徒仍然反对堕胎。这是特朗普获得福音派新教徒压倒性支持的关键，尽管他个人有明显的道德瑕疵。为什么？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动议影响巨大。通过提名和批准足够数量的保守派和反堕胎法官，特朗普为反堕胎活动人士提供了希望，使推翻堕胎在美国合法的“罗伊诉韦德法案”成为可能。^[10]当然，堕胎问题在三个东亚裔族群中的影响并不相同。

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华裔美国人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主要的宗教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和精神信仰更倾向于泛神论或万物有灵论。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而不是唯一神论。就日裔而言，有三分之一认为自己是新教徒，另有三分之一认为自己为佛教徒，最后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不属于任何教派。相比之下，61%的韩裔美国人自认为是新教徒，其中许多人还自称是福音派。^[11]如前所述，福音派和在东亚裔中没有太多信徒的罗马天主教都是反堕胎的，是最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宗教团体。在东亚裔群体中，福音派韩裔美国人最可能把宗教信仰作为投票的主要依据。例如，金英姬（Young Kim）和米歇尔·帕克·斯蒂尔（Michelle Park Steel）是两位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的韩裔共和党人，她们都以强烈反对堕胎为竞选纲领。^[12]虽然居住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县的大部分韩裔支持民主党，但是在

这两人当选的奥兰治县，支持共和党的一直是多数派。他们和另外两名韩裔美国人一起加入了众议院，安迪·金（Andy Kim）和玛丽莲·斯特里克兰（Marilyn Strickland）。后者有韩裔和非裔血统，他们都是民主党人。

虽然奥兰治县的共和党选民无法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也没有加州参议员在2020年竞选连任，但是这里的共和党选民却能够影响国会众议院的组成。最终，东亚裔增加了他们在众议院的席位。实际上，这两名韩裔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脱颖而出并不令人意外，她们从初选时就必然会胜利，因为她们被确定为共和党候选人，而任何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人都会赢得这两个选区。

在总统竞选中投票给民主党的东亚裔美国人人数减少，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反社会主义。在总统竞选期间，有人不遗余力地将特朗普总统描绘成对中国一贯强硬的人，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尽管他的家族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商业关系。同样地，把拜登描绘成在参议院任职和担任副总统期间对中国态度温和的人，甚至还影射这影响了他的决策，存在腐败嫌疑。在这里，和堕胎问题一样，福音派把反社会主义作为投票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一直害怕受到宗教迫害。从台湾和香港移民的华裔也更有可能会投票给一个承诺增强国防力量、在外交政策上专注于遏制中国大陆的候选人。这可能就是这次更多的亚裔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原因。^[13]

边境安全和移民政策可能是另一个因素。东亚裔美国人移民到美国主要是通过合法入境的方式，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人参与了淘金热，接着是内战后修建太平洋铁路。在19世纪末的明

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鼓励移民的政策使得日本人开始移居美国。虽然一些韩国人在20世纪初就开始移民到美国，但最大的移民潮其实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像许多其他合法移民一样，那些合法移民的祖先或他们自己往往对非法移民持高度批评态度。^[14]此外，特朗普时代的强烈反非法移民言论针对的是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而不是东亚人，不过，这种言论所传递的错误信息和语气煽动了许多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情绪。

虽然反非法移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特朗普在两次竞选中获得选票，但它与另一个不利于东亚裔美国人的美国问题相结合，可能影响了他们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共和党 and 右翼媒体人士要么把新冠病毒当作骗局，要么给它贴上“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的标签。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也用过这些污名标签。^[15]与此同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政府官员曾试图宣称，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传播到美国负责。^[16]尽管研究表明大部分新冠病例是由欧洲传入美国的，但大部分美国白人接受政府灌输的观点，认为是中国人把这种病毒带到了美国。许多美国白人要么不愿费心，要么太无知，无法区分东亚和东南亚血统的不同民族。结果，针对在他们看来像“中国人”的人的仇恨犯罪急剧增加。例如，一些越南餐馆被涂鸦，写着“Kung-fu flu(功夫流感)”，甚至还愚蠢地涂上“滚回中国”等字样。^[17]同样，一些在疫情持续期间因愤怒而导致的仇恨犯罪，也针对日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目前尚不清楚，这种针对亚裔美国人的

种族主义和白人仇恨犯罪的激增，将如何影响2022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模式。

在国家和州政府任职的绝大多数亚裔是东亚裔美国人，其中华裔任职人数大致相当于日裔和韩裔任职人数的总和。这些当选的官员大部分是在以民主党为主导的州选举出来的。这些州的东亚裔人口最多，如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但是，有时东亚裔赢得州内和地方选举，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那些州和地区占有优势，这表明在那些种族多样、以城市为主的地区，选民关心的是他们对于特定问题的立场，而不是依靠一个种族的投票人数来确保他们的胜利。

除夏威夷以外，由于东亚裔美国人在其他州的人口太少，无法决定国家层面乃至州层面的选举结果。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些国会选区，他们的人数足以影响选举结果，但前提是他们要作为一个整体投票。然而，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此外，奉行保守宗教价值观的东亚裔与不信奉保守宗教价值观的东亚裔之间存在显著的政治差异，这使得他们不太可能联合起来投票给某个特定的候选人或政党。城市的小企业主通常倾向于共和党的低监管和低税收说辞，而郊区的专业人士则更可能基于社会公平和政府支持的项目而选择如何投票，因此，这两者之间的政治团结也可能出现动摇。当然，这并不是说，东亚裔美国人不能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是说，他们不能被视为一个同质的实体。相反，两个主要政党需要对他们试图吸引的东亚裔美国人做出战略决策，并吸引他们到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地方去投票，例如，亚特兰大、乔治亚州、或奥兰治县和加州。

注释:

- [1] 这些称呼可见于 <https://www.senate.gov/senators/asian-american-senators.htm>, 检索于2021年5月15日; <https://capac-chu.house.gov/members>, 检索于2021年5月15日; <https://www.nytimes.com/2000/06/30/us/first-asian-american-picked-for-cabinet.html>, 检索于2021年5月15日; 《奥巴马政府的50名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asian-american-pacific-islander-appointees-obama-administration-n566611>, 2016年5月3日, 检索于2021年5月15日。
- [2] 《美国十大唐人街》, 《圣何塞信使报》, <https://www.mercurynews.com/2018/02/05/top-10-chinatowns-in-the-u-s/>, 2018年2月6号, 检索于2021年5月13日; 《加利福尼亚的小东京》, <https://www.californiajapantowns.org/>, 检索于2021年5月13日; 大卫·约翰逊, 《唐人街和其他亚裔美国人聚居地》, <https://www.infoplease.com/history/apa-heritage/chinatowns-and-other-asian-american-enclaves-3>, 2017年2月28日, 检索于2021年5月13日。
- [3] 杰弗里·斯·帕塞尔等, 《通婚: 美国每七对新人中就有一对是跨种族结婚》, 皮尤研究中心, <https://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0/10/755-marrying-out.pdf>, 2010年6月15日, 检索于2021年5月13日。
- [4] 艾比·布德曼、尼尔·鲁伊斯, 《关于亚裔美国人的重要事实, 一个多样化且人口不断增长的群体》, 皮尤研究中心,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1/04/29/key-facts-about-asian-americans/>, 2021年4月29日, 检索于2021年5月10日。
- [5] 《亚裔美国人的崛起》, 皮尤研究中心,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2/06/19/the-rise-of-asian-americans/>, 2013年4月4日, 检索于2021年5月12日。
- [6] 朴秀珍, 《韩裔移民美国的历史——从1903年至今》, 波士顿大学神学院, 波士顿韩国侨民项目, <http://sites.bu.edu/koreandiaspora/issues/history-of-korean-immigration-to-america-from-1903-to-present/>, 检索于2021年5月12日。
- [7] 卡洛斯·切埃维利亚·埃斯特拉达、珍妮·巴塔洛娃, 《美国的中国移民》, 移民政策研究所,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nese-immigrants-united-states-2018#:~:text=There%20were%2080%2C000%20Hong%20Kong,residing%20in%20the%20United%20States>, 2020年1月15日, 检索于2021年5月12号。
- [8] 《简介: 亚裔美国人》,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少数族裔办公室, <https://minorityhealth.hhs.gov/omh/browse.aspx?lvl=3&lvlid=63#:~:text=Asian%20Americans%20account%20for%205.7,%20%2C%20Virginia%2C%20Hawaii%2C%20Massachusetts>, 检索于2021年5月16日; 《按州划分的日裔美国人人口》, <https://asiamattersforamerica.org/japan/data/population>, 检索于2021年5月9日; 伊丽莎白·蒙·霍夫曼等, 《亚洲人口: 2010》, <https://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11.pdf>, 2012年3月, 检索于2021年5月9号。
- [9] 吉米·娅姆, 《亚裔美国人投票给拜登和特朗普的比例是63%对31%, 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asian-americans-voted-biden-63-31-reality-more-complex-n1247171>, 2020年11月9日, 检索于

2021年5月5号。

- [10] 《招灾惹祸：特朗普的司法提名人们》，计划生育，<https://www.plannedparenthoodaction.org/issues/trump-judicial-nominations>，于2021年5月11日观看。
- [11] 伊莱恩·霍华德·奥克兰，《美国韩裔福音派：公民生活新模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摩根·李，《历史上白人基督教会出现韩裔男性领袖》，<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podcasts/quick-to-listen/korean-evangelicals-eugene-cho-walter-kim-julius.html>，2020年3月11日，检索于2021年5月5日。
- [12] 《众议院议员金英姬为保护生命而战》，众议院金英姬议员新闻办公室发布，<https://youngkim.house.gov/media/press-releases/rep-young-kim-fights-protect-life>，2021年1月29日，检索于2021年5月11日。
- [13] 克里斯汀·苗，《为什么那么多华裔美国人投票给特朗普》，<https://christinemiao.medium.com/why-too-many-chinese-americans-voted-for-trump-c38151b6062a>，2020年11月14日，检索于2021年5月11日。
- [14] 西伊·钟，《华裔移民美国时间表》，附注6，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https://bancroft.berkeley.edu/collections/chinese-immigration-to-the-united-states-1884-1944/timeline.html>，检索于2021年5月11日；《日本移民》，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https://americanhistory.si.edu/righting-wrong-japanese-americans-and-world-war-ii/japanese-immigration>，检索于2021年5月11日。
- [15] 伊丽莎白·魏斯，《研究显示：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首次将COVID-19与中国联系起来后，反亚洲话题标签飙升》，《今日美国》，2021年3月18日，<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21/03/18/anti-asian-hashtags-donald-trump-covid-19-tweet-study/4728444001/>，检索于2021年5月5日。
- [16] 《纳瓦罗说冠状病毒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国会山》，2020年6月21日，<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03777-navarro-says-virus-was-a-product-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检索于2021年5月4日。
- [17] 克里斯托弗·布里托，《在亚洲餐厅老板说出德克萨斯州叫停了戴面具的指令后，餐厅被种族主义者涂鸦破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2021年3月15日，检索于2021年4月29日。

（作者单位：Patrick Murphy,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译者：吴文艳，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